

欽定南齊書

卷之十
二十八

南齊書卷二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

侃

桓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諶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
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
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
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
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
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罔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
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
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修文

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
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
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
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
綈以韋帶劒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
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
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誚宋武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荀席五盞盤桃花米
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
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

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簠器則陶瓢克御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尙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

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
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
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
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
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失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
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
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
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
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
 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
 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
 官克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
 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
 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
 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
 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
 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

胥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褻諛爲

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
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
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
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立未
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
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
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
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
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
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

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文仲擊破

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戍殺戍主龍
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
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
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
攻僞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碑於
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
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
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
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
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

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

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
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
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
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
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
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
太守除尙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
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
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櫝雜菓遂獲其利
還爲後軍將軍直閤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毋陷北虜移

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
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
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
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
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
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
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
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
爲安城王撫軍叅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

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
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算今秋風行
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
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
自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
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
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
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

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
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關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
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
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
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
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
淵謂善明曰高尙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

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旣
 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善明
 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
 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
 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
 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
 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
 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
 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